

服貿現場

職能治療學系二年級 盧勁軒

遠在清大的友人，開口北上的意念，想見風波衝突的立院，究竟如何讓台北這座城，淪陷撻伐的呼聲中，使台灣，我們的寶島國家，頓時風聲鶴唳。於是在課後短暫的空檔，匆匆帶著他，走訪行政院與立院的事發現場。見他拿起相機拍攝著，那樣的圖像，好似能代他見證歷史，得以挖掘不為人知的真相。

兩人來到立院的右側，一群國小的孩子，站在群眾圈聚而成的空地，從大人手中接下麥克風，小小的嘴巴一張一闔，開口的話語散落空中，混和某份未知的騷動，我始終說不清。此起彼落的掌聲，成了支柱麥克風向前傳遞的力量。女孩抬頭以肯定自信的口吻說著，旋即的歡呼掩沒我的聽覺，在那歡聲沸騰的場合，連我，甚至也能感受相同激昂的情緒。當麥克風落在男孩的小手，他看著手中稿件，用生冷僵硬的字句，訴說宣示。那刻，我和他四目相交，只是如雷的歡呼，不允許兩人隔空交換任何訊息，他再次低下頭來，也許不慣於人群裡如此呼喊，也或許是連他自己也困惑猶豫。我納悶，這樣的孩子又知道多少事實真相？在父母亦或師長傳授的理念與主義下，他們是否擁有屬於自己的思辨能力？只見麥克風再次傳遞，呼聲也再次的起落響徹，我站了起來，向後望了眼身後的人潮，無數陌生模糊的臉孔，充斥激越亢奮的澎湃情緒，在窒悶的氛圍裡，使我幾經透不過氣來。我拉起友人的手，試圖離開這樣的處所。

相似的場景情境，讓我想起，在反同的運動，也曾有過這麼一群孩子，站在舞台微言大義，好像所有生發的一切，都是他們口中所講述傳誦的事實，並且此刻的宣示，將如何被他們深信不疑。看著舞台上那群羞怯木訥的孩子，我不知道，他們往後將成為怎樣的大人？又將怎麼看待台灣歷史上的今天？我不懂，這樣糾結的情緒，讓淚濕了眼眶，我搖晃不定的步伐往出口奔去，背離人群，往人潮的反向而行，可是那條路來得好遠好遠，我幾乎走不到也找不著最後的出口。

與我們鄰近的國家，日本，在 1960 年後，是社會運動磅礴的全盛期，而「全學共鬥會議」便是在這背景所發想的學運。當時的學生主張反資本主義的思潮，在社會輿論的同情與支持，漸進演變無政府主義的抗爭。學生主張校園民主，因而採取聯合罷課的手段，佔據並封鎖建築，進行解體大學的行動。這樣的時尚風潮，演變全國性學運，以暴力包裝理念進行抗爭。隨後，直至機動隊的出現，壓制盲目激情的暴動，這樣的荒謬才得以收場落幕。村上春樹〈挪威的森林〉一書，即是在此背景展開的故事篇章。書中可見作者借主角之口指認當時學運的深切嘲諷。但在真實歷史的背後，學生最終投降現實，安穩回歸校園，好似先前的紛爭未曾發生。人們擅於佯裝無知、虛偽與無能，絕多數高呼反資本主義的人，倒頭來進入各財團的高層要員，充分顯現學運民主革命的荒謬。

搭乘公車的回程路上，看著玻璃窗映照的落寞臉孔，泛紅的雙眼藏不住我的憂傷，試圖釐清自己心底那份傷感難過。突然明白，學運的風潮，使人從中建立自我認同，藉著團體的聚散，找尋自我定位。可是我，和部分人們困於其中，當個人與團體的主義相違逆，彼此都不知何去何從。也許會像我身旁的好友 S，這麼開口，希望自己的立論說理是場錯誤，才不至淪為於今掙扎無奈的情境，狼狽不堪。公車一路搖晃，人潮上下洶湧後逐漸褪散，想起自己背離人群，也再次的被人群離棄，只為奮勇堅持理念的作為。觀望時代的縮影，使我驚醒，這次的學運已淪落意氣之爭。而我的憂傷其來有自，我不知道歡聲沸騰掌聲中成長的孩子，他們往後將成為怎樣的大人？又將怎麼看待台灣歷史上的今天？在多元思維充斥氾濫的時代，你我擁護不明的主義，高舉旗幟，高呼口號的此刻，其中是否含括不為人所見的盲目無知？我不斷自問反思並反覆質疑自己，在下站鈴聲響徹的那刻，心中有了最後的答案。